



县城春天里 有我心爱的姑娘

□李晓



凡尘晓遇

专栏

小镇后山上粉嘟嘟的桃花开了，在春天的空气里“噗、噗、噗”作响。我的内心又喜又慌张。

县城的春天，远比小镇繁华。县城的天空也是红彤彤的，彩云里似乎正布置着盛大的喜庆婚房。我想去县城看看，县城里有我心爱的姑娘小蓓。当年我在小镇，两眼充血昼夜地写诗，小镇的人奚落我，要成为一辈子的老单身汉。

县城的春天来了，你还不来看看我吗？县城的姑娘小蓓，也给我的办公室打来电话了。

小蓓在电话里说，县城河边的柳树都绽出新芽了，昨夜下了一场春雨，还听到了春天里滚过的第一声雷，早晨去河边散步，柳树如绿烟一样。我接到小蓓的电话后，兴奋得把穿了一个冬天的棉袄当场脱掉，在小屋地板上连做了40个俯卧撑也不觉得累，我有着阔大的心房。

小蓓是我在县城的初恋，一个长着小虎牙的女子，还有一个小酒窝儿，漩涡一样，这个姑娘把我所有的情感都旋转进去了。那年我20岁了，爱一个人，还从来没有爱到想去啃咬一个人，但小蓓，我吻她时，就是啃梦中美食一样，直想把她生吞下。小蓓的胸前轻轻地起伏，我联想到了春天的乳燕。我感到生活是如此美好，县城河边，扑棱棱飞窜起水鸟，春天浩大无边，只等我也去翱翔。

但我与小蓓，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见面了。我这个生活在内心世界的人，在囤积着春天雨水形成的初潮。我上一次去县城，给她家捎去母亲从乡下带来的烟熏腊肉。小蓓的母亲不在，她的酒鬼父亲，有点看我不顺眼，小蓓就带我到外面去吃那一年流行的猪蹄砂锅。没料，我一个乡下人，吃相很差，埋头猪拱食一样吃得稀里哗啦，小蓓在旁边轻轻地咳嗽，似乎在提醒我，乡下人，吃文明点啊。我一抬头，一声“阿嚏”，把唾液珠子溅到旁边一个中年男人正在吃的猪蹄砂锅里去了，那个面部长着疙疙瘩瘩的男人，愤愤地瞪着我，小蓓赶紧起身给他道歉：“叔啊，我给你另外买一碗吧！”小蓓付了账，就气呼呼地转身走了，眼里还闪烁着泪花。小蓓就是这样一个有点爱面子的姑娘，她觉得我伤了她的面子。我也气呼呼地离开了县城，回到小镇，又暗自责怪自己，不就一个猪蹄子砂锅么，八辈祖宗，好像没吃过猪肉似的。朋友付哥告诉我，他和初恋第一次在一起吃饭时，就用兰花指蘸了一下桌上茶水，微微润了一下嘴唇后，再小口吃了一碟素菜。

一个月里，我和小蓓就没有打过一次电话。

但春天来了，那些淡淡的心事和责备，还有为别人而活的面子，都冰一样在春水中融化了，在春风中吹散了。我赶紧去了县城，去看县城春天里的小蓓。县城的春天，一个姑娘就让县城香透了。在县城码头，我看到了小蓓，她娇小的身材，恰似一株亭亭玉立的柳树儿。小蓓穿着一件白衬衣，外面套着一件薄毛衣，我看见白衬衣下小蓓那么白嫩的颈，还有那像小肉疙瘩的耳垂。我妈说过，娃啊，看女娃子有冇有福，就看她的耳垂有没有肉。

我和小蓓在河边一株柳树下拥抱了。我是那么用力，我把发酵的相思都倾泻而出。轻点儿，轻点儿呀，骨节都在响了，小蓓埋在我怀里说，她红润的面容，桃花一样。我抬起头，旁边一个拿着钓鱼竿的男人望了望我俩，舔舔嘴唇就离开了。

那天去县城餐馆吃饭，我改掉了吃饭粗鲁的毛病。我一直给小蓓碗里夹菜，自己托着腮默默望着小蓓吃饭。小蓓说，你吃啊，自己吃啊。我说，小蓓，我不饿，只要看着你吃饭，我就幸福。小蓓，就是面对面坐着，我也想你了。原来内心在乎一个人，我如此毛躁的人，也可以绅士一样踮起脚尖，跳一曲春天的华尔兹。小蓓，可以陪我一辈子吃饭吗？我一生流连这县城的垂柳、电影院、茶馆、吊脚楼……

下午，我和小蓓一起登上了县城的西山。山上，各种争奇斗艳的花儿都开放了，让我感到，县城在春风里微微张开的肺叶上，都沾满了花粉。县城的春天里，它让我看每一个人，都是那么亲切美好，何况，我是一个有爱情的人。春风吹过来，我想大声喊叫。

在西山上，我碰见认识不久的诗人哈大哥，那时他在一所师范学校教书，魁梧的哈大哥还穿着一件冬天的棉大衣。哈大哥见我带着一个姣美的女子，他哈哈大笑，连声祝贺。哈大哥告诉我，他一个人上山好久了，就想写一首诗，献给这个绽放的春天。

今年初春，我在街上遇到了小蓓，要不是她主动打招呼，我几乎没认出她来。小蓓说，她已当外祖母了。小蓓转身离开了，她颤动着水桶一样粗壮结实的腰身。岁月没有把皱纹缝成一朵花，这一幕，实在是太梦幻了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）

大观旧事

□程琰

因为特殊的缘分，我2022年8月在南川大观镇街上一个小区租好房子，准备短住三年。计划利用这三年的时间，把家乡南川的所有乡镇走一遍，把每个乡镇最少写上一遍，记下乡村见过的人、景、事、物，汇聚成书，算是报答家乡的生养之恩。

后来事情有变化，春节前离开大观回了中心城区。走遍南川的想法搁置起来。回到中心城区之初，也时常忆起那些想去看和看过的景认识的人，风趣幽默的稻田泥鳅王老板卢朝建，南川三中善于倾听的邹先华老师，军人本色犹存的云雾村总支书记李勋杰，漫居黎香渡，凤凰岭。每次打开电脑，又觉得像刚投了酒曲的米，发酵时间太短，还不足以酿出想要的美酒，于是又合上电脑。

偶然读到南川诗人王云抄录在朋友圈的几句诗，被刺扎了一下，恍然悟到曾经贪恋了无数日出日落的大观，不知不觉已在我的心底尘封了一年之久。

“等我有空了
就把旧事翻过来重提
说一说你
说一说春天的消息”

现在，我有空了。

大观镇海拔700多米，夏天气温不像重庆主城那样热，正常会低5摄氏度左右，散热还快，早晚透凉。冬天有电烤火炉，所以看了大观不少的房子，少有安装空调的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2022年的夏天是最难熬的，全国多地异乎寻常几十天40摄氏度以上高温，就连大观这样宜居的乡村小镇也不能幸免，街上一条马路烫脚，身上晒得火辣辣。我们顶着烈日去寻租心仪的房子，在街上就遇到了那个已经想不起姓名的胖大姐。

胖大姐看上去四十多岁样子，花短衫，九分裤，头上顶一把蒲扇，从观音桥那头过来。我们漫无目标碰运气，见人就问哪里有房子出租。也巧，胖大姐比我们惊喜，摇几摇蒲扇，抹一把膀子上晒出的油甩在地上，你们运气好，算找对人了。大观一条街最靓的姐，没有我不晓得的房子。

大观一条街，外观其实很不错的，街面整洁，统一刷出来的深棕，浓重的古镇气味。夜晚车少灯稀的时候月光下行走，如果从街上到大观原点，明灭之间，特别厚实的穿越感觉。

我们随胖大姐沿着上南街，看街边的房子。穿过逼仄背街小巷看土墙瓦屋。不停打电话联系房主。起初以为胖大姐是房屋中介，然而两个小时汗水流下来，那些看过的房子要么外表光鲜，屋内家具破烂不能使用，没有电梯全靠爬楼。要么蛛网蟑螂，看不出人气。甚至还看了一个阁楼，几块踏上去叭叭响的木楼板，担心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危险，没有床，透着亮光的楼板底下包谷壳乱撒一地，那是老鼠长期活动的痕迹。大观镇上上色好的几个小区，如万宝家园、渝南明珠、名郡大观园、大观天下、观溪雅苑等，一个都不在她掌握中。

胖大姐最终没有给我们找到房子。分手的时候，我们问她应该给多少辛苦费。胖大姐有些难为情，说走了多少路，流了多少汗，花了多少电话费，要吃一支雪糕。让我们很意外，原来她不是中介，热心人没有办成好事情。最终我们象征性表达了感谢。几经往返，通过小区物业，我们在名郡大观园租到了满意的房子。

风之彩超市是镇上最热闹的购物中心。趁太阳下山，街上有些凉爽，去超市购置生活用品。售货员小袁一眼看出我们不是本地人：今年大观热得很，可以去凤凰岭上歇凉，街上的人都去。

凤凰岭这个名字太吸引人。小袁说，走前进街，过了大观大桥就看得到了。山上风大凉快，车可以开上去。接下来几天，我按照小袁指的方向，去去来来寻找凤凰岭，却始终没有找到跟凤凰岭有关的地方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问了一路上闲逛的老人，竟然没有一个知道的。地图上搜索不出凤凰岭，小山倒是有一个，龙川村村委会所在的一个漂亮小院子，地图上标示叫鹅凰小院，鹅与凤凰，相离甚远。

缘分就是很奇妙。很多时候我们努力追求一种东西而不得，但是当你放下无所求的时候，又以自己的节奏走到你面前。乡间九月，高温开始消退，田里的稻谷变成金黄的一层，一些树叶纷纷零落。寻找凤凰岭的愿望不急迫了，打算又去河图镇的漫居有点田民宿摘板栗，再去盐井梯田看日落。车从街上开出去，过鹅凰小院，再往前百米，右侧突然闪现一条支路，目力所及处，一个立在路上方的牌坊恍然认出“凤凰岭”三字，赶紧回车进去牌坊底下，正是凤凰岭。果然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蜿蜒龙川江，在山前顺着山脉往下游的铁桥村流去，从江桥上过去，一个花团锦簇的大院子朱门常开，这是凤凰岭油茶康旅综合体的油茶文化博物馆，六株茶仙镇守凤凰广场，读过墙上《油茶赋》，才明白此油茶并不是南川通常的“干劲汤”，却是结籽榨油的油茶树。院子背后靠山打造万亩油茶产业基地，一条大路直通凤凰岭山顶。

山顶早有六角亭坐于崖边，立在围栏之内居高临下，大观尽收眼底。苍茫大地，一条宽敞大路伴龙川江横分两边，路边一棵棵的桂花树清晰可见，仿佛闻到弥天的香气。连片田园像梳子梳过，一去数里齐刷刷列队，那是铁桥村的万亩蓝莓基地。包茂高速公路像一条飘带，从大观原点的身边掠过。大观原点停靠在蓝色山峦的圆廊，如飞碟作势升腾。原乡乡宿像停靠在竹林之中的蝴蝶，翅膀一动不动。镇上成片的新屋，散落林间的民居，缭绕的炊烟，给这片土地增添了生机。

为什么叫凤凰岭？我不知道，也找不到资料。岭上一条纵向的山脊，或许就是凤凰的脊梁。梁的一边是大观的烟火，另一边却是别样的风景。上山公路的尽头有一块整理出来的平台，站在平台，山风拥入怀，极目之处，苍山如海，人间如画。

最远处山势连绵，颜浅如黛，白云与青山相接，若泼在大地的水墨，越往近处，色彩越来越绿，树的身姿可以分辨了，那些簇拥一起的，绝大多数是挺拔的杉树，三五一群傲然直立，枝叶伸展。那些分不开身姿的，就是低调的松树，害怕显出皱褶的树皮，隐忍于山阴。

秋深的时候，我又登上凤凰岭，沿着山梁上的小路去林的纵深，行走一个多小时方闻鸡犬之声，重见人家烟火。此时节最是让人流连，崖壁向上的柞树叶金子黄，枫叶在松林里红着报告秋天的讯息，杉树枝叶的颜色也有了层次，茅草干枯随风起伏，迎风不寒不燥，吹起松林沙沙声响。夕阳点燃晚霞，云涌融金，满眼山川，染成红色。

（作者系重庆中烟文联副主席，南岸区作协副主席）